



赤胆

丹心

● 血滴子 ● 系列

台湾 ● 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邓争旗

封面设计:三 原

血滴子系列

[台湾]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金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2,90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50

ISBN 7-80587-192-2/I·169 全套定价:63.00 元
每册定价:6.3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朱光王法会	1
第 二 章	诛奸	28
第 三 章	再会曹寅	40
第 四 章	官场与江湖	64
第 五 章	盘龙剑	89
第 六 章	夜谒	119
第 七 章	微山湖上	146
第 八 章	珠联璧合	203
第 九 章	赴约	237
第 十 章	松林之会	269
第 十 一 章	松棚之会	283
第 十 二 章	冰人	315
第 十 三 章	陷阱	325
第 十 四 章	疗伤	376
第 十 五 章	钱天令	420
第 十 六 章	卢十九娘	450
第 十 七 章	黄草坡	485
第 十 八 章	三小	517
第 十 九 章	钱知县与毓协台	532
第 二 十 章	要犯就擒	567

第二十一章	奇士的厄运	613
第二十二章	截发留简	643
第二十三章	回京	677
第二十四章	撷翠山庄	707
第二十五章	静一师徒	736
第二十六章	太史公	754
第二十七章	玉佩	784
第二十八章	竹屋之夜	799
第二十九章	蟠蛇谷	828
第三十章	舅老爷后堂相见	859
第三十一章	盗析	901
第三十二章	矮叫化	916

第二十二章 截发留简

老丐又哈哈大笑道：“你弄错咧，方才那是猴儿崽子信口胡说，我老人家却决不会便将你看成那等人，再说，你自己看看，这副尊范，可以让人承教吗？”

程子云愈怒，只气得几乎把气闭过去，那老丐又笑道：“我和你说的是正经话，你不口口声声自称东鲁狂生程子云，又是什么王府上宾吗？我打算向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程子云方才缓过气来，厉声道：“你既然是正经话，打算打听谁，只俺认得，一定实话实说便了。”

老丐又微微笑道：“其实那也不算什么，我是打算向你打听一个姓王的，他叫王绍曾，外号铁掌书生，他虽原籍江南，当年却经常游学齐鲁一带，你认得此人吗？”

程子云不由一怔，睁大了眼睛道：“那是俺受业恩师，便俺这点小功夫，也从他老人家学来，你认得吗？”

老丐又哈哈大笑道：“他老子南孙，是我的师弟，如何不认得？你这么一说，那我们便算是一家人咧。”

程子云又一翻怪眼道：“你这老贼丐，休得嘴里乱占便宜，俺那恩师论岁数，也和你相仿，我那师祖怎么会是你的师弟？俺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一再计算于俺？士可杀而不可辱，俺宁愿一死，却义不受辱，还不与俺快闭上你那鸟嘴。”

老丐倏然面色一沉，二目神光毕露冷笑一声道：“你这背师忘本的逆徒，居然也知道士可杀而不可辱吗？我来问你，当日你那恩师对你教读传艺之时，曾有过什么训戒吗？”

程子云猛然想起当年恩师因为游学自己故乡曹州十里碑，设帐授徒时候，果然曾有不许应试做官的话，并且曾有他这学术武技不轻传人，是凡门下弟子必须要清清白白做一个华夏好子孙，决不许替异族去做鹰犬等语，不由又惊出一身冷汗来，比方才被擒倒吊起来更觉骇然，半晌方道：“你究竟是谁，既有师门渊源，何妨明言，俺便死而无怨，何必这样藏头露尾，平白让俺多所开罪不也不好吗？”

那老丐又铁青着脸道：“你不必先问这个，少时我自还你一个明白。”

接着又道：“你这次下太湖，既是为了要捉那鱼老将军向你那主子什么十四王爷邀功，知道这鱼老将军和你那师祖是何渊源吗？”

程子云虽当深秋赤身吊在那里，并没觉得冷，一闻此言，却不寒而栗道：“弟子知过了，那鱼老将军，与我那师祖也有同门之谊，虽非一师所传，昔年却颇亲近，便恩师也曾提过。”

那老丐又寿眉一耸道：“原来你这畜生竟也知道有此瓜葛，那便好说了，我来问你，那鱼老将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次刺那鞑酋又是为了何事你知道吗？不妨再还我一个明白来。”

程子云忙道：“弟子该死，不合冒这大不韪，到这太湖上来一趟，不过此举，却非完全利欲薰心，打算出卖前辈求荣，实在此中尚有一段隐情，如容详述，还望稍假片刻，俾得尽言，否则便请速赐一死，也决不敢辞。”

那老丐卓然而立，又看了他一眼哈哈大笑道：“你以为你真是一个辩士，便图以口舌来混淆黑白，欺蒙我吗？”

接着又一拄竹杖厉声道：“好，那你仅管说吧。”

程子云忙道：“弟子虽然愚鲁，也承蒙恩师自幼即加训诲，你老人家既是师门前辈，焉敢以舌辩蒙混，不过俺虽已入权门，有违师戒却决不是便甘作异族鹰犬，老实说俺自应聘之日就早已打了一主意，这却是外人决不知道的。”

老丐又冷笑一声道：“你那主意再有出息无非打算做一个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而已，须知你那恩师所有望于他的弟子，却不是这样咧。”

程子云忙又道：“老前辈，你这话说却屈杀俺咧，俺虽不肖，焉肯如此，说实在的，俺虽周旋于那鞑虏诸王之间，却不心存故国，素怀重整河山，还俺汉官威仪壮志，便此次追寻鱼老将军，也有深意存焉，要不然，凭俺这点末技菲材，敢到这里来吗？如只为贪图富贵，俺已深得那十四王爷信任，却犯不着求这不可必得之功，冒这不测之险咧。”

那老丐颜色略转又冷笑道：“那你的来意又是如何咧？老实说便任你舌吐莲花，老夫也难置信，你尽管再说下去便了。”

程子云忙又道：“你要问这个，俺之所以上来这一趟，便是要和这江南诸位有志之士共商大计，却决非要捉那鱼老将军父女，你便立刻宰了俺，俺也是这几句话，你如不信，容俺再说便可明白了。”

老丐又脸色一沉冷笑道：“当真如此吗？那你一人前来已足，又何必去着那曹寅老儿弄上两个公门名捕前来，你以为那两名老捕头便能逃过我的耳目吗？如今玄烨那老鞑酋，暗中已悬重赏，又以官升三级为饵，你不是利欲薰心，打算藉此升官发财还有什么？”

接着又道：“你不是从那曹寅老儿索取雏妓苗玉燕为酬吗？只在能将鱼家父女下落探明，便可如愿；怎么竟又说出这片大道理来，凭你也配。”

程子云一闻此言，不由又惊得说不出话来，只不解那老丐为何这等知之甚详，忙又亢声道：“你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不过俺如不这样向那曹寅说，他便难以置信，至于那两个老捕头也确系由曹寅邀来，俺对这里人生路不熟，你老人家虽然在俺口袋中留下那张纸条，俺却不知这条路如何走法，才带这二人同来，他们本来不肯，也是俺硬逼着来的，如今他两人和那条船全已不见了，想必也和俺一样，已被逮住，你只一问便知道咧。”

正说着，猛听那殿外，院落之中又有人人大笑道：“老叫化，你哪有这闲工夫，和这无耻贼奴多说，起初我只疑惑他当真是个毛贼，才这般看待，既是这等人，着孩子们绑出去一砍，扔下湖去喂王八不省却

无数唇舌吗？”

程子云再看时，却是那将自己擒住的老人，忙又大叫道：“二位老前辈既对俺不能置信，不妨将俺砍了，俺也不再叫屈，只是你两位杀俺程子云无妨，却误了匡复大计咧。”

那老人正好走向殿上，又重重的啐了他一口道：“呸，凭你也配说这话，你这无耻无赖的贼奴，算是什么东西，怎么宰了你，便会误却匡复大计？既如此说，待我完全告诉你，也让你做个明白鬼。”

接着又一捋修髯道：“你这贼奴不是一心要打听这里是谁当家吗？这里当家的便是俺九里山王彭天柱，这位便是婆婆教南宗掌门人侠丐苏仲元，你别做梦，不用说这江南的事，一举一动全难逃不了我二人耳目，便那鞑虏朝政，我们也了如指掌，你打算前来蒙我们行吗？”

程子云不由凉了半截又大叫道：“俺真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二位却是当年威震江淮，使流寇请兵闻风丧胆的两位前辈，那便难怪苏老前辈方才那等说法咧，既如此说，那你老人家，确实也是我的师叔祖，弟子一切无庸再说，但凭处置便了。”

彭天柱闻言，忙向苏仲元道：“你这老叫化已经告诉这小子，你和王征南老前辈的渊源吗？那他便更该剁碎了扔下湖去喂王八咧。”

说着，又向外面大喝道：“你们还不来人，赶快与我动手，将这厮大卸八块，然后再剁碎了扔下湖去。”

一声喝罢，那门外爆雷也似的一声答应，前见壮丁又全奔了进来，便待动手。

那苏仲元又喝道：“且慢，我还有话说。”

彭天柱忙又一瞪眼，铁面微沉道：“咦，这就奇咧，这等无耻无赖的贼奴，不早宰了，还留着做什？难道你还真当他的话靠得住有什么作为吗？”

苏元仲笑道：“你先别这么大的火气，凭这种人我要宰他何在乎一时，我也知道他说的话决靠不住，不过我这人做事，向来要教人心服口服，此时如就将他宰了，他虽不敢说什么，心中却未必不说我们屈杀了他，如依鄙见不妨放他回去以观后效，我们这里既用不着他献策定计，也不怕他作祟，将鞑虏勾来，只敢再言不顾行，他便藏到天外

去，也难逃诛戮，何况他到底与我略有渊源，还须看在他师门几代份上才好。”

彭天柱又沉着脸道：“你既打算放他回去，那两个老捕头又待如何咧？难道连那两个老杀胚也饶了不成。”

苏仲元又陪着笑道：“既放他回去，那两个老家伙原本受逼而来，又退卯多年，自然也该放了回去，才能得其平，要不然，岂不又是冤枉。”

彭天柱又道：“你打算就这么一放了事吗？那可没有这等便宜，至少也着他三个每人留下一件记号来，可将那两个老杀胚照子留下，这厮也将耳鼻割去，再放他们回去，便算是看你份上咧。”

说着又向左右壮丁道：“你们还不快去将那两个老杀胚也与我一齐绑来，就此动手。”

那些壮丁又是一声答应，立刻退了下去，不一会便将两个老捕头，五花大绑押了前来，将程子云也从梁上放落，那先见的郭连方，提着一柄牛耳尖刀笑道：“苏老太爷，如今那杏花村已经打烊，今夜做菜已来不及，只好将这三个的眼睛耳朵鼻子取下来炒了给你老人家下酒咧。”

那左张两位老捕头忙又伏地哀求道：“我二人本来决不肯来，全是这位程老爷和曹大人所逼，奉上差遣，身不由己，还望饶过这一次，下次便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再来咧。”

彭天柱闻言，忙一拍案道：“你这两个老杀胚，既敢到我这里窥探，知道规矩吗？老实说如依惯例，本非大卸八块，打包送回不可，这等发落，已是格外施恩，你们打算囫圇着回去，那我可无法破例。”

郭连方也提刀大笑道：“朋友，你也这大年纪咧，还不放值价些，一双照子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吗？”

说着便待动手，猛听程子云大嚷道：“两位老前辈且慢动手，容俺一言，死而无怨。”

苏仲元忙喝道：“你还有什么话说的，如今已是大大便宜咧。”

程子云却又嚷道：“你要宰俺，那是罪有应得，俺决不含糊，不过这两位老朋友却委实由俺逼迫而来，你两位用不着割俺耳鼻，不妨将

这颗脑袋也砍了，俺全乐意，只对人家这两位，还望从宽发落。”

彭天柱又一拍案道：“那也好，我便成全你这点义气便了。”

说罢，把手一挥又向苏仲元道：“如今是他自己愿意，却非我不看你这份交情咧。”

那郭连方忙又喝道：“你这厮这是何苦，一定非掉脑袋不可？须知这玩艺却非耳鼻可比，只一砍下来便完咧。”

程子云却哈哈大笑道：“你以为俺对这颗脑袋还有所吝惜吗？须知这两位全是俺逼得来的，俺便掉脑袋自己也心安理得，如果让人家跟着受累却非大丈夫所为，要砍便砍，却须给俺一个痛快，俺岂不知道这颗脑袋一砍下来就完，还用你劝吗？”

郭连方擎刀在手又喝道：“你这厮休得充硬汉，要嘴皮子，如今我们老庄主已经下令动手，我包你痛快就是咧。”

说着猛一伸手，捉着他的头发，拎将起来，大喝道：“既想痛快，还不跪好，老爷宰完了你，还得回去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大觉咧。”

说罢一摸他项上骨缝，便是一刀划下，程子云只觉得刀划处一凉，却不觉痛，正在奇怪，耳听那彭天柱又大笑道：“这小子还有二分骨头，既如此说，且饶他一命，索性连这两个老杀胚也放他们回去吧。”

接着又沉着脸道：“我这太湖之中，本决不容外人窥探，无论你这厮用心如何，只擅入禁地一步便是非死不可，今天所以放你们回去，一则念你确实和这老叫化具有渊源，二则也因你稍有胆识，方才说的话虽非由衷之言，果能如此，也还不枉你那恩师一番造就，所以才为你破例一次，此番回去，你那一切作为，我们全知道，真要言不顾行，你这颗脑袋少不得有人来取，却别自以为倚舌辩便可君子欺之以方，那你便藏到玄烨老鞑酋深宫内苑也不会让你跑掉的。”

说着又一摆手道：“你们还不快些给他松了绑，让他和这两个老杀胚一同回去，我老人家还须有事，却不耐烦再和这厮纠缠不清咧。”

说罢起身遁去，那郭连方，忙和左右各壮丁给他松绑，连两位老捕头也解了缚，一面笑道：“你三个的来船现在山侧老柳树之下，从你这厮吃羹之时起，直到现在，这些体面事，船上全不知道，你三个只把对话好，不漏出去，也许不至丢人太大。”

程子云不由长叹一声道：“俺这一次已经栽到家，便丢人也说不得咧。”

说着又向苏仲元道：“你老人家慢走一步，待俺穿好衣服再为叩头便了。”

那两位老捕头也千恩万谢，一再声言，以后决不再来。苏仲元却哈哈大笑道：“你两个确实是奉上差遣，身不由己，我也知道，以后只知道厉害就行了。”

接着又向程子云笑道：“你既然为了那鱼老将军父女而来，难道也不想见上一面，就此回去吗？”

程子云匆匆穿好衣服，连忙过去，恭恭敬敬拜了几拜，一面道：“俺如今已知过了，你老人家还提这个做什么？”

苏仲元又笑道：“既如此说，可速回船，那以后祸福生死，便全在你自己了。”

说着也自拄着竹杖而去，那郭连方等苏仲元走后，又笑道：“程老爷，你是一位大名士，又是王府上宾，方才这一场可不能怨我，现在庄主爷既然将你放了，我也走咧。”

说着唱了一个无礼诺，也率众人退了出去，程子云等众人走后，方又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摇头道：“好厉害，果真名不虚传，俺如今算是尝着滋味了，只累二位这大年纪跟着受惊，却未免于心不安咧。”

左天彪连忙摇手悄声道：“程老爷且慢说话，如今还宜火速回船为是。”

程子云连忙摇头道：“你不必如此说，这两位老前辈全是正人君子，决无说了不算之理，更决不会因为俺说这些便又生枝节，要不然，人家也不会放了俺们咧。”

说着，一同出了那山神庙，一路仍向湖边而来，谁知走了一程，才到湖边，便见一团黑影挟着一道寒光扑面而来，看那高下，决不像个大人，但那轻身之术，却工夫极高，才到面前，便觉一股劲风冲面，好像潜力甚大，但又未觉受伤，只一掠即过，程子云已成惊弓之鸟，忙将身子在路旁站定，一面道：“俺三人虽然不合来此窥探，但已蒙二位老前辈问明放行，朋友却不必再行相戏了。”

说犹未完，那道寒光又掠面而过，接着一个童稚口音笑道：“你这大狗熊白天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如今我们再斗上一场不好吗？”

程子云一听口音正是白天那男孩子，忙又道：“小朋友，俺已认输了，你却不必再为难咧。”

猛听那孩子又啐了他一口道：“呸！谁和你这大狗熊论朋友，小爷爷是那位苏老太爷的师侄，要论辈份，你早该磕头咧。”

说着，竟提着一口宝剑，当面对立，一瞪小眼道：“我也知道彭老庄主已经饶了你，可是桥归桥，路归路，他老人家饶你我不饶你，老实说，我此刻便将你宰了，他老人家，至多也不过说上两句，决不会因此便大加责罚，现在该怎么办，你自己估量着吧。”

程子云闻言，虽觉孩子逼人过甚。但已知厉害哪敢动手，只得又央告道：“小师叔，那你也算是俺的长辈，只求高抬贵手放俺过去也就是咧。”

那孩子抡剑便砍道：“小爷爷是软硬不吃，你少来这一套，要我饶你不难，只从这里，给我爬到船上去，否则便须留下点记号才行。”

程子云如在平日，早已动手，但在此时却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又忍着气道：“你便是俺的师叔，俺已服输便算咧，你这样一来不使得俺太为难吗？”

那孩子却一定不依不饶，非逼他爬上船去不可，猛听那前面树林之中娇叱道：“旭儿你这孩子又在和谁淘气？这脾气如果不改，那我便非告你师父不可了。”

程子云一听来了救星，不管好歹忙道：“大嫂快来，这孩子真顽皮得不得了，简直无可理喻咧！”

一声说罢，早从林中走出一个妇人来笑道：“你是谁，怎么深更半夜的，竟和一个孩子在这里闹了起来。”

程子云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那来的，正是白天所见那妇人，忙道：“大嫂，这可不是俺一定和孩子闹着玩，实在他太不像话，你不信，只请问一问他自己便知道咧。”

那妇人走近一步看了他一眼，脸色一沉，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又是你，你这大的人，为什么老赶着人家孩子胡闹，难道又是这孩

子欺侮了你不成。”

说着又向那孩子道：“你说实话，又是怎么着来。”那孩子一噘小嘴道：“大婶儿，你难道忘记了白天那一场吗？他既那么发横，我如何能善善的放他回去？老实说，我是找场来了，非着他从这里爬回船去不可，否则我便要给他留下点记号来。”

那妇人笑了一笑道：“原来为了这个，那也不能全怪你。”

接着又向程子云道：“这是哄孩子的事，好在现在没人看见，你便爬上两步，约略见个意思，也便行咧，要不然这孩子可不饶人我也没法。”

程子云闻言，只气得两眼发直半晌说不出话来，那孩子却拍着手大笑道：“你这大狗熊听清了，这可是人家大婶婶的意思，那怕你只爬上两步略见个意思也便算咧。”

程子云不由无明火起，再也忍不住，卓然而立，厉声道：“俺便再有不是之处，你们也戏弄得够咧，如果打算将俺宰了，那俺是死而无怨，便请动手，可别再凌辱于俺，现在俺已认命，也不打算再回去咧。”

那妇人和孩子不由全是一怔，正待发话，猛听林中娇笑道：“来的是十四王府的程师爷吗？既承远道过访，为什么不早对人说明咧？这样一来，岂不令我有失迎迓。”

说着，只见一个少女穿着一身绿色衣裙，俏生生的从林中走了出来，一面向那少妇道：“姨娘你为什么出来这好半会老不回去，父亲正在等你换药咧。”

再细看时，却正是那鱼翠娘，人已到了面前，程子云那心中更有说不出的滋味，但人家已经露面招呼，说不上不答话，只有老着脸，先作了一个揖，然后笑道：“鱼师叔，你老人家可别再说这话，俺已知罪咧，不过此次……”

翠娘不等说完，便道：“只要你知道师门渊源便不是外人，此外全不必说得，须知事有一定，决非以口舌争得的，老实说，今日之事，如非苏老前辈一力主持其间，那不但你难回去，便这两位老捕头也未必如此自在了。”

程子云忙又惶恐道：“这个弟子知道，不过俺此心惟天可表，还望

转陈各位尊长以观后效，便知俺决非言不由衷了。”

两位老捕头，也齐声道：“只要女侠肯放我们回去，此后不但决不敢再踏进这太湖一步，便连家小也当远迁，以免官中人逼迫。”

翠娘看了二人一眼又笑道：“那倒不必，果真奉上差遣，不存敌意，我们这里倒也决无为难之意，不过如果甘心去作鞑虏鹰犬那便难说了。”

接着又向那孩子道：“你这孩子也真淘气，白天里还没闹够吗？为什么夜里又来打这落水狗，如再不回去，那我便只有告诉你师父，以后便不许再出来咧。”

那孩子闻言扮了一个鬼脸迳去，翠娘又指着那妇人道：“这是我的姨娘丁七姑，老实告诉你，那天我父亲中了火枪，便是由我两个从那水师之中救了出来，也就是那鞑虏心目中的主犯，你明白吗？”

程子云闻言，连忙拜倒在地道：“弟子明白了，此番回去，必有一番人心，会让师叔和各位尊长知道。”

七姑忙又喝道：“你既明白，还不快回船，等天亮再开船回去，这里却非你久呆的地方咧。”

程子云慌忙率了两位老捕头告辞，绕过山峰之后，果见那船泊在湖边，才一上船，那艄公便迎着道：“三位赴宴，怎么才回来，小人们原来泊船在地方，上岸极其便当，为什么差人着小人泊到这里来，你们来往不也要多跑路吗？”

程子云半天没进饮食，又大呕了一阵，腹中愈加空虚，闻言不由大怒，但又说不上不认这本帐，只有苦笑道：“俺因故交多年未见，以致席散又复长谈，不知不觉便混到现在，船上如有什么吃的，还得预备一些才好。”

船家又笑道：“船上伙食本来预备得好好的，只因你老人家打发人来说被一位师爷爷留住要赴一个盛筵，所以大家只好吃掉，如今那有剩的？倒是你老人家饭后向来喜饮的浓茶早预备好了，如果实在饿了，只还有几个鸡蛋，还有点饭，说不得只好炒来充饥咧。”

程子云没奈何，只有点头，上船匆匆吃罢，外面已是晨鸡动野，解衣正待入睡，猛听一声炮响鼓角之声大起，不由又吃了一大惊，慌忙

又披上衣服起来，等抢到船头上一看，只见斜月在林，星河欲曙，那湖上也不知从哪里出来的小船，黑压压的一队又一队，正在向水天空阔之处棹着，看去便如雁阵惊寒，暮鸦归林一般，简直将偌大水面全布满了，再仔细看时，每一只船上全是四人，前后二人棹桨，中间立着二人，一个手提雪亮鱼叉，一个拿着网兜，那进退先后之状，分明是一种攻守阵法，一会儿，单只号角一响，那提叉的，各自把手一扬，所有鱼叉均脱手飞向另一队船上去，那船上拿网兜的，一声鼓噪，一手抡着网兜一手伸手便接，所有飞来鱼叉，竟全便接住，极少有堕落湖中的，接着便听一阵鼓声，急如竹楼骤雨，那各船鱼叉齐飞，此发彼接，银光撩乱，交织成一片，但那船只进退序列丝毫不乱，便久经战阵的水师；也无此整齐严肃，又半会之后，忽然号角又响，鼓声寂然，那千百只小船，阵势倏又一变，方才是一队一队的，各自为战，此刻却变成两行长列，仿佛两军对阵，那拿网兜的，各将手中网兜放下，每人拈起一根竹篙，远远看去密密层层，便似麻林，双方严阵以待，中分一线，相隔不过数丈，接着鼓声又起，两阵立即相互进攻，各用竹篙刺击，不但冲杀真如战阵，便竹篙使动，距离较近的，也可以看得清楚，分明是六合大枪使法，而且便寻常武师也不过如此，在鼓声频催，屡进屡退之后，猛又听一声炮响，那千百只小船上的人，忽然一齐跳下水去，两行船只全空，自然分散，有的载沉载浮，有的翻了个身，船底朝天，有的竟沉没得无影无踪，湖上也一片静悄悄的，便似大战忽停，全军覆没，半晌之后，炮声再响，那些已经分散，沉了下去船只，忽又像浪扫浮萍，直向湖边涌了上来，等离岸数十丈，号角一起，那些下水的，又各持鱼叉网兜篙桨，翻上船来，鼓噪而前。

一阵喊杀之声直欲天崩地裂，每一条船上，全是最前一人拿着网兜上下飞舞，后面竹篙鱼叉，分在左右作攻击之状，只后艄一人操桨前进，这才知道，那网兜是代替藤牌钢盾演习，看看前面的船虽离岸已经不远，倏又听一棒锣响，全部船只，登时一齐停了前进，又掉转头，后队作前队，缓缓向湖心退去，仍旧分成一队一队慢慢散去，那天色也大明，再看时，只见对面一座小岛上，晨光微熹之中，隐约可见一面绣旗在高处招展着，只可惜宿雾未收，却看不清那指挥的是谁，

又停了一会，便全归平静，这一来，不由将一位以知兵自豪的东鲁狂生看得呆了，竟舌翘不下，良久方才回舱，索性便觉也不睡便吩咐开船回去，这一路上竟闹了个反舌无声，淹头搭脑，豪气全消，却不由将两位老捕头，暗中笑得肚子疼，原来自从鱼老一回镇江，肯堂和太阳庵诸长老便料定非出事不可，早已派人相机接应，清廷方面，各衙门和扈从各大臣行动全有人分别打听，曹宅更有内线，程子云一到，便已得讯，并将一切情形随时探报，那化名舒三喜的苏仲元，更是主持人之一，左天彪张大勇两位老捕头，也早被网罗入教，只可怜这位东鲁狂生吃了大亏还不知道，等到镇江曹寅，曹寅一见三人回来，连忙迎着向程子云道：“程兄如何来去神速乃尔，想必已将那鱼家父女消息探明了，当真藏在那太湖之中吗？”

程子云连忙摇头道：“俺是上了那老叫化的当咧，此番太湖倒是去了一趟，只那地方水天空阔，却没处打听，偏住的又全是些渔父乡农，慢说俺语言不通，无法详询，便这两位老英雄也只好干瞪眼，俺这趟却真是乘兴而往，败兴而归，只好有负尊命了。”

曹寅却微笑道：“程兄虽然未探得消息，却其功自在，那老叫化所言也属实在，自足下行后已经有人探得确信来，不过搜捕不易而已，如今江南水师已经奉命入湖专办此案了。”

程子云不由一惊，继而又笑道：“俺虽然谋事未藏，有负期望，曹兄何得相戏？俺已上当，如果真的劳师动众而无所获，那更是笑话，你难道又将此事据实奏闻，那俺却无法吃这挂误咧。”

曹寅正色道：“小弟幸承程兄示以线索，方期将这些朱明遗孽一网打尽，以免圣虑，焉有相戏之理。”

接着又道：“自程兄行后，小弟原也以为未必可靠，谁知圣天子自有百灵呵护，竟又有一位深悉湖中秘奥的，已将实情详细密奏上达天听，皇上竟转向我垂询起来，幸而程兄事前曾略示端倪，小弟应对之间才未舛错，如今确实水师已经开赴太湖去了。”

程子云方欲再问，曹寅连忙以目示意，一面命人备酒替三人洗尘，那左天彪和张大勇忙道：“下役奉命，只空跑了一趟，并无尺寸之功，焉敢又蒙大人赐筵。”

接着又道：“下役自退卯之后，便在下蜀务农为业，承蒙大人赏脸呼唤不敢不来，但家下尚有琐事，不容不稍微料理，还望放下役先回去，以免家人悬念。”

张大勇也道：“下役木行中，有若干帐目，也非算不可，匆匆离家一切全搁置着，也望大人恩准，容下役稍微料理，再听驱使。”

曹寅点头，连忙一拱手道：“既如此说，恕我虚邀了，二位但请先回去便了。”

二人闻言，连忙告辞而去，曹寅等二人走后，又屏退左右方道：“方才因为有这两个老捕头在此，小弟不便多说，如今确实查明，不但那鱼家父女全藏太湖之中，并且得知，湖中确有好多朱明遗孽潜伏，其中主持谋逆的首犯便是前明的长公主，独臂老尼，现正联络江湖豪猾，准备大举，所以皇上非常震怒，除已严飭江南大史调取水陆精兵连夜前往搜剿而外，小弟还几乎又遭严旨斥责，幸而程兄得讯于先，小弟又据实奏闻在前，所以未曾获谴，这能不相谢吗？”

接着又笑道：“此次虽累程兄空跑上一趟，在小弟却受益匪浅，那玉燕儿，我决脱籍奉赠便了。”

程子云心下愈惊，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转大笑道：“此讯俺也于无意中偶然碰上，成固不敢邀功，败亦不任其咎，至于那小妞儿，前言也只相戏而已，曹兄怎么竟认真起来？俺虽狂悖，却决不敢无功受赏，这厚赐只好方命咧。”

接着又道：“倒是这位密奏上达天听的是谁，你能告诉俺吗？”

曹寅忙摇头道：“此事不但我不知道，便江南总督，几乎闹了革职交部议处，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穿的紧鞋，你却教我拿什么告诉你。”

程子云听罢不由默然不语，曹寅心疑不快，又悄声道：“程兄不必见疑，皇上天亶聪明，无微不烛，有些地方的确令人莫测，你只想他冲龄践祚，不久，便不动声色，亲率小监，将鳌拜那样权臣拿下，便可想而知，此事如依我料，也许他老人家，竟白龙鱼服，亲自向民间访查亦未可知。要不然，江南能向皇上密奏的不过这几个人，此事连我们也不知道，何况扈从南来诸人咧。”

程子云只有点头称是，当天曹寅当真又备酒相劳，并且仍旧将那